

Maotouying Wenku



世界著名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一辑

英雄和英雄崇拜

——卡莱尔讲演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十分赞赏这样一个比喻：“被压死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那位冥思苦想的，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息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本文库精选东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论述的精辟，文笔的生动为特色。但想随着猫头鹰翅膀的扇动，辉煌壮丽的人类思想的星空能在我们面前展现。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一辑

英雄和英雄崇拜

—— 卡莱尔讲演集

张 峰 吕 霞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特约编辑 李文俊
责任编辑 朱国安
封面设计 何礼蔚

英雄和英雄崇拜

——卡莱尔演讲集

张 峰 吕 霞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192000

ISBN 7-5426-0044-3/K·12

定价: 3.20 元

猫头鹰文库编委会

主 编：姚 鹏

副主编：林耀琛 郝铭鉴 马小军

编 委：黄建伟 罗林平 黎 锐 李小兵

邱希淳 夏镇平 高 地 康绍邦

陶建平 马小军 郝铭鉴 林耀琛

姚 鹏 卞崇道

本书根据 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Boston New York Chicago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7年
版译出。

译者的话

英雄和英雄崇拜，这是一个古老而有趣的话题，但长期以来，国人对此却忌讳莫深。在过去的一些年月中，行动上是在狂热的英雄崇拜，口头上却奢谈奴隶创造历史。反差如此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如此言行不一，倒不如畅开来谈。卡莱尔很坦率，断然声称：“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自然，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此言大谬不然。然而，问题不这么简单。英雄崇拜，古往今来，历代有之。要害在于，崇拜什么样的英雄？这种崇拜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研读了卡莱尔的作品，特别是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指出：“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

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00～301页）此乃明鉴，个中意味，自不待言。

大凡文笔优美者，多不拘语法形式，任思想自由驰骋，行云流水，信笔写来。卡莱尔正是这样的文风。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的那样：“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数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语。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第301页)此种不拘语法规范、刻意标新立异的风格对卡莱尔本民族的人来说，固然有赏心悦目的清新之感，却给我们中国译者造成了难言之苦。毕竟我们中国人是根据规范英语语法来理解和翻译英文作品的。笔者翻译此书，有两难窘迫之感：直译不合国语语法，意译难尽原作韵味。加之本书是讲演录，结构松散，标点符号运用无章可循，更使笔者感到力不从心。译界视“信、达、雅”为上乘译作之标准，话虽好说，行而难矣。权衡轻重，宁信达而不雅观。聊以自慰的是，有总比没有强，因而仓促推出此本，以飨读者，不雅之处，有望读者海涵。

译 者

1987年9月19日于北京颐北

目次

译者的话.....	1
第一讲 神灵英雄	
沃丁,异教,斯堪的纳维亚神话.....	1
第二讲 先知英雄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	68
第三讲 诗人英雄	
但丁,莎士比亚.....	125
第四讲 教士英雄	
路德,宗教改革;诺克斯,清教.....	190
第五讲 文人英雄	
约翰逊,卢梭,彭斯.....	253
第六讲 君王英雄	
克伦威尔,拿破仑,现代革命主义.....	318

第一讲 神灵英雄

沃丁，异教，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

我在这里的讲演，讲的是伟人：伟人在世界事务上的举足轻重；伟人在世界历史上的来龙去脉；伟人给人们的印象；伟人所成就的事业。也就是说，我要赞美一下英雄，赞美他们的名望和功德，赞美英雄崇拜和人类事务中的英雄业绩。显然，这是一个重大的论题，我这里可望做的只是抛砖引玉，浅尝而已，还有望另有宏论大作。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

创世主。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显然，对这个论题，我这里很难阐述得尽善尽美，难免挂一漏万。

令人欣慰的是，不管我们怎样看待伟人，伟人都是有益的伙伴。如果我们从一个伟人身上得不到什么东西，我们便不可能敬仰他，哪怕是不完全的敬仰。伟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们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乐。这光源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点燃的蜡烛，而是上天恩赐我们的天然阳光。这就是我所说的质朴的真知灼见、人类和英雄的崇高性之熠熠光源。沐浴在这光辉中，所有灵魂都会感到畅快。总之，如果你有这样的邻居，你甚至一刻也不愿离开他。通览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我们精选出了六类英雄。这六类英雄只是外表上相异而已。如果我们虔诚地看待他们，他们身上便会显示出几点耐人寻味的意义。如果我们很好地理解他们，我们就会瞥见世界历史的精髓。现在我来讲述一下英雄主义的意义，阐明在所有时代那种把伟人同其他人联系起来的神圣关系（也许可以这么说）。能

有这样的机会，不管怎样衡量，我都非常乐意。当然，这里我不可能就这个论题讲得详尽无遗，只不过刚开个头而已。总之，我应该试一试。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如何，是有关他的主要事实，不论在何种意义上说，这话都不为错。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如此，一个民族的宗教亦如此。我这里说的宗教，并不是指某个人自称信奉的教会教义，他同意的或断定的信条。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在大多情况下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到，信教的人们，即便信奉同一种教义，获得的价值却大不相同，有人价值无量，也有人毫无价值。所以，我所说的宗教，不是信奉或赞同教义。如果宗教只是这么肤浅的话，那么它就会是一个人仅仅在表面上，在言论上所表达的信仰和断定。我所说的宗教，是一个人实际上在内心所信仰的东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根本用不着自己对自己断定这种信仰，更无需对别人断言它，即一个人实际上记在心里并明确知道的关于他同神秘的宇宙的切身关系以及他的义务和来世命运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他首要的事情，创造地决定着其余一切事情。这就是他的宗教，或者是他的纯粹怀疑论和非宗教。总之，这是他感觉到

的在精神上同无形的世界或非世界相联系的方式。我认为，如果你告诉了我这是什么，你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告诉了我某个人是什么，他将做的那类事情是什么。因此，关于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我们首先要问：他们有什么样的宗教？这种宗教是异教吗？异教信仰多种神，即生命的神秘性的纯粹感觉表象，而且主要承认的因素是物质力量。它是基督教吗？基督教信仰一个无形的上帝，这上帝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唯一的现实；认为时间在它最普通的环节上都要依赖于永恒，并用一种更高贵的至高无上者，即圣灵来取代异教的力量的王国。它是怀疑论吗？怀疑论不确定并怀疑是否有无形的世界、除疯狂而外的任何生命的神秘性；它怀疑所有这一切，或许不信仰和断然否定所有这一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或民族的历史的灵魂。人们的思想是人们行动的根源；人们的感情又是人们思想的根源。正是人们中间的无形的和精神的東西，决定着外在的和实际的东西。我认为，人们的宗教是关于人们的伟大的事实。在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些论述中，把我们考察的主要方向确定在宗教事情方面，这是很好的。一旦弄清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一切。我们选择斯堪的纳维亚异教的核

心人物沃丁作为我们论述的第一个英雄。对我们来说，他是最广泛的万物领域的一个象征。我们下面考察一下神灵英雄，英雄主义的最古老的原始形式。

可以肯定，这种异教看起来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它简直是一团囊括整个生活领域的令人困惑而难以解开的幻觉、混沌、虚构和谬论！是一件使我非常惊奇，而且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确实不能理解，神志正常的人怎么能够眼睁睁地、平心静气地信仰这套学说，并靠此生活！人们一定曾把他们的一个同类当作一个神来崇拜，不仅是他们的同类，还有木头和石头，以及所有动物和非动物的对象，他们凭他们的宇宙论为自己塑造出一种迷惑人的幻觉的混沌。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种不可信的童话。然而，他们确这样做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难以理解的错误崇拜、错误信仰，过去的人们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实际上是信奉的，并且舒服自在地生活。这是奇怪的。是的，如果我们为人类已达到的更纯洁的幻想的高度而欣喜的话，我们可以不再对人们中间存在的这种黑暗的深度感到悲痛和沉默。这些东西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于人身

上，存在于所有人身上，也存在于我们身上。

有些思索者对异教的解释有一条捷径。他们说，异教纯粹是骗术、僧侣的权术和欺诈；任何神志正常的人都不相信它，只有那些称不上神志正常的人才会信服它。这种关于人们的行为和历史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反对这种说法通常是我们的义务。这里我一开始就批驳这种说法，因为它涉及到异教主义，涉及到长期以来推动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业的所有其他主义。人们都曾笃信这些主义，要么人们就不会接受它们。骗术和欺诈确实比比皆是。在宗教中，特别是在更高级的宗教的衰败阶段上，它们可怕地到处泛滥。但在这些事物中，骗术决不是最初的影响；它不是这些事物的健康和生命，而是它们的疾病，是它们将要死亡的可靠先兆！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在我看来，最令人沮丧的说法是认为，早在野蛮人那里，信仰就是由骗术产生的。骗术不能给任何东西以生命，它带给一切事物的只是死亡。如果我们只看到某种事物的骗术，以为我们反对的骗术只是纯粹的疾病和腐败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事物的真正心脏。我们反对的骗术，只是纯粹的疾病和腐败，我们和所有人的唯一义务就是把它消灭掉，从我们的实践中和思想中清除出

去。人在任何地方都是谎言的天敌。我发现西藏的大喇嘛教本身就含有一种真实性。读一下正直而目光锐利的、有点怀疑想法的特纳先生(关于这个国家)的《出使记》^①，也就清楚了。这些可怜的西藏人，他们相信天公总要给每一代人都派去一个他的化身。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对教皇的信仰！更确切地说，是相信一个最伟大的人，他是可以发现的；一旦发现了，我们就应该以无限的服从来对待他！这是大喇嘛教的真理；“可发现性”是这里唯一的错误。西藏僧侣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发现什么人是最伟大的，应该高于他们。这是坏方法。但这些方法比我们的方法坏得很多吗？我们的方法是把这种最伟大的人物理解成某个家谱中最早诞生的。是的，找到好的方法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旦我们承认，对异教徒来说，异教一度是真正真实的，我们也就开始有了一个理解异教的机会。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们过去确实信仰异教，这些人睁着眼睛，有健全的感觉，完全和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处在那时，我

① 指塞缪尔·特纳上尉《出使西藏喇嘛宫廷记》，伦敦，1806年。

编者按：西藏从元朝开始，一直是我国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府。作者这里称西藏为国家是完全错误的。

们也一定会信仰异教的。下面我们探询，异教在过去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多少更值得敬重的理论，把异教归因于寓言。这些理论家说，它是诗人头脑里的把戏，是在寓言童话中以拟人化和可见的形式而渐显出来的这些诗人头脑里的关于这个世界已知的和被感觉到的东西的幻影。他们还说，它符合现在在每一地方仍可看到在起作用的（尽管是在不怎么重要的事物中）原始的人性的规律。一个人强烈感觉到的东西，他努力把它说出来，看到它以可见的形状呈现在他面前，仿佛它之中有一种生命和历史的实在性。无疑有这样的规律，而且是人性中一种最深刻的规律，我们不必怀疑它在这件事上确实起了根本作用。这种把异教完全或大部归因于这种力量的假说，我认为有点值得敬重，但我不能把它叫做真实的假说。想一下吧，我们会信仰一种寓言、一种诗人的游戏，并把它当作我们生活的指南吗？我们需要的东西不是游戏，而是最诚挚的东西。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最认真诚挚的事情，一个人不会把死当游戏。人的生命对人来说决不是游戏；生存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完全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因此，我发现，尽管这些寓言理论家在这

件事情上也趋向真理，但他们从不曾达到真理。异教的确是一种寓言，是人们关于宇宙所感觉到和认识到的东西的一个象征；而且所有宗教都是这种东西的象征，总是随着它的改变而改变。在我看来，把作为结果和目的的东西当作起源和运动原因，这是十足的反常，甚至是倒置。获得漂亮的寓言、完美的诗的象征，不是人们的需要。需要的是知道他们对这个宇宙应信仰什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应沿着什么道路前进，在他们神秘的一生中应希望什么和畏惧什么，做什么和避免做什么。《天路历程》是一个寓言，而且是漂亮的、正义的和严肃的寓言。但彭扬^①的这个寓言不能先于它象征的信仰而存在！这个信仰应该是已经在那里存在的，并为每一个人所信奉。然后寓言才能成为它的一个影子；而且就其所有严肃性而言，同它在诗上力图象征地表示的畏严的事实和科学的确定性相比较，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消遣的影子，一个纯粹的幻想的把戏。寓言是确定性之产物，不是它的产生者。不仅在彭扬那里如此，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亦是如此。因此，对异教我们仍应探询：科学的确定性，即这些大量

① 约翰·彭扬(1628~1688)《天路历程》第一部分，1678；第二部分，1684。